

歷代短篇小說

徐之棠選注
精選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歷代短篇小說精選

精裝
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本權
書翻
有印
著必
作究

選註者

徐之棠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代表人 唐堅吾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序

和書 · 112

中國的小說，淵源甚早。在先秦時代，如諸子書及楚辭中的神話與寓言，即含有小說的意趣。惜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神話傳說受了儒家的排斥，乃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漢代已有小說的作家，但爲人所看不起。班固在其漢書藝文志上說：『小說家者，蓋出於稗官，街談里巷，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即班氏所錄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的作品，亦完全不傳。今所傳之漢人小說，如神異記、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別國洞冥記、飛燕外傳、雜事祕辛等，皆爲後人所僞託。可信者只有一部山海經，但山海經並不是真正的小說。直至魏晉六朝，儒教已失掉統制文化的權威，百家競起，佛道爭雄，小說家也乘時而作。如王嘉的拾遺記，干寶的搜神記，吳均的續齊諧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很好的作品。到了唐代，小說乃大爲盛興。洪邁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事情，淒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唐人的小說，向來叫做『傳奇』，其描寫多言豔情與劍俠之事，如

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薛調的無雙傳，沈既濟的枕中記，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均爲可歌可泣的妙作。至於宋代，白話小說漸興，元明以後，章回體的長篇小說發達起來，傳奇乃不爲世人所重了。

茲編所選，以唐人的傳奇爲主，而選唐以後短篇小說之精者附之，共六十五篇，雖遺漏尙多，然重要的文言小說則大部分羅致在這裏了。

目錄

✓鶯鶯傳（元稹）	一
✓李娃傳（白行簡）	八
✓長恨傳（陳鴻）	一七
✓東城父老傳（陳鴻）	二三
✓霍小玉傳（蔣防）	二六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	三
✓謝小娥傳（李公佐）	四
✓秦夢記（沈亞之）	四七
✓柳氏傳（許堯佐）	五〇
✓東陽夜怪錄（王洙）	五三

✓ 柳毅傳 (李朝威)	查
✓ (花) 非烟傳 (皇甫枚)	查
✓ 枕中記 (沈既濟)	七
✓ 任氏傳 (沈既濟)	八
✓ 無雙傳 (薛 調)	八
吳保安傳 (牛 肅)	九
紅線傳 (袁 郊)	九
崑崙雙傳 (裴 鉏)	一〇
聶隱娘傳 (裴 鉏)	一〇
裴航 (裴 鉏)	一一
崔煒傳 (裴 鉏)	一一
✓ 楊娼傳 (房千里)	一二

杜子春傳（李復言）	一三
張老傳（李復言）	二六
虬髯客傳（杜光庭）	二三
遊仙窟（張鷟）	一五
楊太真外傳（樂史）	一七
梅妃傳（無名氏）	一四
譚意歌傳（秦醇）	一六
桑懌傳（歐陽修）	一六
李師師外傳（無名氏）	一九
狄氏（廉布）	一七
陸務觀（周密）	一〇〇
工獄（宋本）	一〇一

秦士錄（宋 濂）	104
王冕傳（宋 濂）	107
書博雞者事（高 啓）	110
中山狼傳（馬中錫）	111
鵝籠夫人傳（周 容）	116
李姬傳（侯方域）	111
馬伶傳（侯方域）	111
賣酒者傳（魏 禧）	114
大鐵椎傳（魏 禧）	116
柳敬亭傳（吳偉業）	116
廖氏傳（李良年）	111
姍姍傳（黃 永）	114

小青傳（無名氏）	二六
汪十四傳（徐士俊）	二四四
髯樵傳（顧彩）	二四六
沈雲英傳（夏之蓉）	二四九
書關橋老僧事（朱辰應）	二五一
奇女子傳（徐芳）	二五三
圓圓傳（陸次雲）	二五四
費宮人傳（陸次雲）	二五六
嬰寧（蒲松齡）	二六一
馬介甫（蒲松齡）	二七〇
金和尚（蒲松齡）	二七六
吳順恪六奇別傳（王士禎）	二八〇

原书缺6--末

鶯鶯傳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嬰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

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腴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媒，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

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噓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立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翩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俸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

氏嬌啼宛轉，紅嬈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覽菴

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雖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繡繆，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斂。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形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醵行，以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

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

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鵞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羃羃臨塘草，飄飄思洛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秉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